平山多景

汤光明

“第五泉”石碑边上的待月亭里有石桌，向明拿出气罐，打开折叠的架子开始烧水，背了一路算是用上了，袁滨拿出茶杯泡上茶，几个人坐下歇脚。

不远处的一个茶舍里，几个中装青年正用宋盏和日本铁壶摆开茶席。真正的第五泉据说在美泉亭那边，周围是水景。西北角落里，石涛、莲溪和尚的墓塔藏在树林后。举目所见这一大片，看来都翻修完工不久，像是电影布景一般簇新。第五泉地处蜀岗中峰，远望长江，可以看见对岸的北固山等诸峰。

美泉亭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，最早设计它的是扬州太守韩琦。继任太守欧阳修“拾公之遗”修建的，还有边上的平山堂，是借僧房改建。前后两位太守是知己，互相欣赏。韩琦赞美欧阳修“天资刚劲，见义敢为，襟怀洞然，无有城府”；欧阳修则称颂前任治理有方：“广陵尝得明公镇抚，民俗去思未远，幸遵遗矩，莫敢有逾”，并延续在涂州建“丰乐亭”的做派，建平山堂“以继盛美”。这以后，平山堂就成了扬州的名片。

欧阳修的学生苏东坡，1092年春也到此任知州，恭恭敬敬地建了谷林堂排队站在平山堂之后，扬州民众后又将其后楼改祠纪念这位“文章太守”。三位太守接力棒，奠定了平山堂的格局，成了师生、知己的象征物。

其实，苏东坡时的北宋并不像故事发展到这里那么轻松，此时的扬州早已没有了唐代的繁华，已经颓态毕现了，可是百姓税赋不减反增，苏东坡费尽心思也只能为农民减掉一年的积欠。他呼吁允许漕运船民夹带私货谋生，以减轻运河沿途的过税，可见利润已经薄得可怜。扬州就是大宋国收取民脂民膏的血站。

北宋文官调动频繁，但出色的文官是花小钱办大事，还能穿针引线编织后世文脉。大明井、无双亭、平山堂，即为典范。平山堂之意，我以为有安民宽政的内涵，“远山来与此堂平”，是平凡的气度。所说的远山即为对岸润州诸峰：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、南山等。而北固山多景楼更是长江上的名楼，其间的故事则非但不平凡，而是令人扼腕唏嘘了。

北宋曾巩和米芾时期写的多景楼，还是一派“嘉景紫翠”“康乐平生追壮观”的景象，苏东坡这位逍遥骑士更是写出“多情多感”“醉脸春融”。看得出，11世纪后半段的北宋，还能够紫醉一丢丢。

转过头来到了南宋，多景楼迎来陆游。这时他刚39岁，在镇江任通判，1164年秋登多景楼时，金兵已迫在眉睫，想到堕泪碑的主人公羊祜，写下“磨灭游人无数，遗恨黯难收”的诗句，已预示着黯淡的未来。20年后形势更严峻，到了1188年，陈亮登上多景楼，感叹的是：六朝何事，只成门户私计。

辛弃疾和陈亮是挚友，是愿意同生共死的朋友。陈亮去世后，公元1203年、1205年辛弃疾在多景楼旁的北固亭写下了著名的两首怀古词，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和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。而这时的大宋只能是：不尽长江悠悠，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这多景楼简直成了哀歌的竞技场，真是难为这些文人的憔悴豪情。

平山堂与多景楼一文一武，扼控一国门户，浓缩了宋代文人意志。其中陈亮“小儿破贼，势成宁问疆场”的“中流誓”，最令人血脉贲张，也引得后来人涕泪横流。想象归想象，事实是宋代三百年来形势日见凌逼，最后只落得：壮士泪，肺肝裂。

扬州来过多次，都说“扬州慢”“水包皮”什么的，可每次都是匆匆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意犹未尽，我说不如夜游丹阳南陵石刻，大家都说好。两小时不到，车就到了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石刻前。我们用车灯从侧面照着那些石兽、石础，抚摸着巨兽那灵动斑驳的羽翼线条，亢奋起来，乘兴一路摸黑找到了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石刻、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刻。

结尾的镜头是这样的，黑夜里一组组辟邪守在夜幕里，昂头挺胸。而每组辟邪都有一组监视器监视着。值班室的人会在监视器里看见，一伙当代人打着手电反复端详，手舞足蹈。这场景，是何实相。

画家二题

——在中欧旁逸斜出的花枝之二

沈胜衣

克鲁姆洛夫：穆夏的蔷薇

在布拉格，除了连续两天数度访寻卡夫卡踪迹，也连续两日去看穆夏，这位捷克最伟大的、我最喜爱的画家。

先是在布拉格城堡中，有一座历史悠久、地位显赫、壮观精致的圣维特大教堂，其丰富珍贵的藏品包括两排辉煌巨大的彩色玻璃花窗，我重点来看当中穆夏所绘的一幅，繁复华丽的画面，呈现人物众多的宗教故事，很是震撼。其次是雍容秀雅的市民会馆，这个布拉格人的重要文化场所，位于从前军队储备炸药的火药塔旁，别有意味的战争与文化之让渡或曰并存；该馆是穆夏他们新艺术派的建筑代表作，门厅的穆夏作品玻璃画，清艳优美。

本以为这么几眼已略可满足（因为没时间去他的博物馆），不想离开布拉格后往游克鲁姆洛夫小镇，还有惊喜偶遇，得以正式参观。

伏尔塔瓦河谷环抱的这个CK小镇，河溪曲折，山野平阔，有大量雅致的古建筑和壁画，主体是我喜欢的文艺复兴时代风格。这里气息悠闲，我像在布拉格一样，看过塔楼、城堡等主要景点后就作优游散步，随意地穿行高低错杂的横街，欣赏各种七彩房子；忽然，在一条蜿蜒斜上的鹅卵石小巷，见到一个穆夏展览的横幅——转弯街角碰上你，意外的欢喜。

家常巷子中的展览场馆，是在一间不起眼的老屋，因应两层家居架构，分布了穆夏的各方面作品和资料照片，可一饱眼福。也正因在小镇不起眼、游客不多，得以流连静赏与拍摄，包括从窗口拍出去的古镇风景，红屋顶与绿塔尖上的蓝天，除了白云外还有几个白色斑点，那是室内展览的灯光折射在窗玻璃上，却让我感到，仿佛穆夏画作流溢出来的天才妙笔，流传至今、流到这里的天空留下痕迹。

如此闲逛看展，是这天、这小镇给我的最好收获。虽然去年底，曾在广州看过首次来华的“穆夏与新艺术运动”展，很丰富、权威，一遂多年心愿，还买了很好的文创纪念用品；而这克鲁姆洛夫的展览规模不算大，但始终在他的国家所遇所观，特别有意义，在小卖部买的纪念品也特别亲切，包括一本小开本精装厚册的英文版《穆夏》。

购该书重点是志此邂逅之欢，其实手头已有好几种穆夏了。最早的缘起，是二十多年前与一位朋友初次晤聚，他送了我一本英文画册《阿方斯·穆夏》，说是很喜欢这个画家，并转告他看到的一个上佳形容词：“甜俗”。

我也一见喜之，同样对这个简洁的评价印象深刻，并想到：雅俗之间，如邻里往来，朱门与柴扉互通，而不要互相抵触各指其非，便是融洽好景。穆夏的作品正如此，这位新艺术派领军巨匠的梦幻绘画和设计，结合了严肃的艺术性与通俗的官能性，尤其是笔下的女子，静穆优雅，明丽动人，既清新又肉艳，既写实又感性；流畅而细腻的线条，高贵而妩媚的姿态，尤其是缤纷艳丽的用色，令人愉悦。多年来，我与之不时有点小小缘分（包括几乎用了他的画做自己的书封面），总是带着柔美的心情重温。

有美人自然有鲜花，穆夏的画往往缠绕着纷繁而精细的植物。比如在克鲁姆洛夫买的那本《穆夏》以及一册明年的周历，都收有他120年前的《花卉》四联画，第一幅《Rose》，几乎布满画面的繁花簇拥着一个少女，柔润凝眸，端庄中略含羞态，人与花构成和谐的丰盈，是暮春初夏的清妍静美。——真巧，我在展场曾偷偷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几幅画前留影（也是人少清静的好处），正对着我身后的中间那幅就是《Rose》，留下了与穆夏的蔷薇佳人合照的无意好景。

说无意，因为我拍照时还未想到要专门拈出穆夏的蔷薇来谈、甚至未曾留意到是那样一幅画，真真又一番可喜巧缘。Rose这个词，包含了玫瑰、蔷薇和月季等蔷薇属植物，但我觉得还是以蔷薇最切合穆夏的格调。

六月初的捷克，蔷薇从布拉格一路盛放过来，进入克鲁姆洛夫小镇前，已见到水边一片粉色蔷薇围拢着远处的红顶黄墙房舍；镇内家家户户的门前窗台花草，亦不乏此物；坐在溪边餐厅午饭，几丛红蔷薇映衬着潺潺清流和教堂尖塔——都是明信片一样的风景。

我携作旅途之佐的书中，有雅罗斯拉夫·赛弗尔特的《世界美如斯》，这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捷克诗人，以诗化的散文忆述各种片段人事，其间处处点缀着昔年文坛的花色，写得最多的是蔷薇。

比如回忆托曼，如何给他的孩子讲蔷薇与青鸟的童话故事，如何深情凝望小路边的野蔷薇。托曼去世后，当地将一条街改名为托曼街，赛弗尔特受命向居民宣布这一决定，该篇就以这个场景结束：“在街中心，靠近公园、紧挨着一株野蔷薇的地方，搭了个仅能容下一人的小讲台。那株野蔷薇至今仍在。那天，它正开着花。”

又如追记苏代克，写他晚年在朋友处看到自己一幅摄影作品、窗台上的白蔷薇，于是说：“这是赛弗尔特家的小蔷薇。我得上他家去看看。已有很久没去了。”然而，他没有再来，得病去世了。赛弗尔特在这篇《我家园中的小蔷薇》结尾写道：“照片上的那枝小蔷薇我乐于承认是我家园子里的，苏代克有一次亲自把它采了去。那是他的摄影精品之一……”

——怀人的余绪，都这样以蔷薇终结，幽香袅袅。其间自有漫长岁月中的惆怅，但总体文风是温柔的，甚至是甜美浓郁的。此乃赛弗尔特一以贯之的抒情诗格调，一如《世界美如斯》这个书名。他曾经也像卡夫卡一样住过布拉格城堡的黄金小巷，但两人的情致却相反，他更近于穆夏。

穆夏与卡夫卡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，但穆夏活的时间更长，经历的时代变幻更深，甚至是切身的冲击（他的去世与纳粹德军进占布拉格后的逮捕提审直接有关）。然而，其创作走的却是另一条路，虽然后期《斯拉夫史诗》等画卷宏阔凝重，但始终在艺术史留名、在世间流传的，是他那些“甜俗”之作，装饰风格的唯美主义，花枝招展的都市丽人。

甜俗也没什么不好，甜腻明艳、大俗大雅的蔷薇，可以让人在夏日温静。就像之前那个午后在布拉格的漫游，走过街头不时看到用穆夏的画作为装饰，随手拍下，回来后就选了一张并没特别背景意义的照片做手机屏保，只因那光景很可回味：蓝天、白云，炽烈的太阳、古典的路灯，阳光斜射的古老华屋墙上，一幅穆夏的甜美女子，在明亮寂静中令人怡神清凉。

维也纳：克里姆特的夹竹桃

去到奥地利，也有连番巧遇。先是阿尔卑斯山麓的萨尔茨堡，本非自己预期的地方（这趟行程是由旅伴做的方案），却又一次得旁逸斜出的恰好，与两位文艺名家有关。

其一，萨尔茨堡是莫扎特的故乡，那天逛完市区的主要景点，回头再路过他的故居时，忽然，原本的艳阳天突转下雨，一时走不了，便索性进去看一下。我对古典音乐没什么认识、对莫扎特也仅限于年轻时的一点印象，这个要购票的故居纪念馆是可去可不去的，但既然那么巧天雨留人，且其他可看的地方不多、大把时间要消磨，就正好去会一下在此出生的天才神童，看看他家从前的生活状貌和乐器、手稿等展览，买了张CD等，也算有缘一聚。

——这是我整个中欧游玩过程中唯一遇上的一场雨，却成全了一番天意安排：就当是没有特别目的、偶然来到一个没有特别去处的城市（因非己之选择），刚好路过一个虽无深交、但印象不俗的朋友家门前，恰逢下雨（像电影情节一样），仿佛是朋友的邀请，进去避雨和看望，这样闲适旅行中的随意邂逅，也很有意思。

其二，在离开萨尔茨堡前往维也纳的车上，开始重读茨威格《昨日的世界》，这才发现，原来他虽然出生和主要活动于维也纳，但却曾长期住在萨尔茨堡。——这部老欧洲兴亡录，因为喜爱，特地买了新版带来；他深情忆写二战前的太平世界黄金时代，抒发失乐园的惆怅与思考，是以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为中心的（此亦我旧读的印象），但也有多处他隐居于萨尔茨堡的记述：赞美这里的景色，怀念这里的美好时光（包括来往的名家、度过的五十岁生日）；见证这个幽静小城变为艺术风潮的欧洲中心，又见证了此地附近的纳粹党兴起；尤其是，他正因在此的居所被纳粹搜查而作出人生重大抉择，在浩劫初起就决定离国流亡。

这样说来，萨尔茨堡于茨威格是一个重要的地方。不禁抬眼看看车窗外一望无际的青山绿野、农田草场（欧洲的田园风光，总是那样广阔连绵无穷无尽），再回想一下这两天此城的园林、城堡、教堂、老咖啡馆、古旧街道；市郊我所住的乡村，家家门前院中开满蔷薇玫瑰绣球花，芒种时节的麦田里麦子黄熟，麦浪如金，衬着远处的雪山、农舍，风景如画。（麦子下田埂上，还有我刚在春天写过的阿拉伯婆婆纳小蓝花。）——这些景色，应该有过茨威格的踪迹与眼神，这样想想就别有意味，我无意间前来此地，本以为乏善可陈，却可多一层纪念价值了。

随后，跨过多瑙河进入维也纳。这个千年繁盛古帝都，以曾雄踞半个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之赫赫荣光所遗，尤其是以其高雅的文化气息所系（奥匈帝国这种文治胜于武功的本质与覆灭结局，有点像我们的宋朝），至今仍颇具大邑风华。虽然盛代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，但风流云散后的流风遗韵、曾经辉煌的黄钟大吕之余响，仍很值得品味，这里只写写我的最佳心水，关于克里姆特的相遇和寻访。

先是艳阳午后，游毕华美壮阔的霍夫堡皇宫、领略过高贵典雅的宫廷文化（包括看了令人感慨的茜茜公主博物馆，那背后是一个关乎时代与个人兴衰的唏嘘故事），走回圣史蒂芬大教堂时，在名店林立游人如织的格拉本大街上，忽然很有眼缘地发现一间弗里克书店。这是本来就想找的维也纳最有名的连锁书店，原从旅行指南看到它在另一条街，没想到这里也有一间，自然不能错过要逛逛。买了一本德文版的《二十世纪的维也纳》，书名一般，但封面是我喜爱的克里姆特作品，内容是他和世纪末分离派诸将的介绍，都附了画作图片。——克里姆特创立的分离派，是维也纳最鼎盛时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艺术流派（新艺术运动的一支，又称青年派），而他本人是我最喜欢的奥地利画家，且从带在身边的旅行指南书得知，弗里克书店最受欢迎的主打书，排第一位的就是克里姆特，此乃恰当的聚书了。

到次日游美泉宫时，舍弃掉个别景点，离开团队专程去克里姆特画廊——来到维也纳，如果要只拜谒一位艺术家，那必是生于斯成于斯的克里姆特。之前在捷克是穆夏，这两位画家颇多相通之处，但我对克里姆特的关注更早：大学毕业前一天在广州逛街，从路边书摊买到一本折价旧书《克里姆特油画》，十分合心，自此迷恋，还多买了一册送人。这本薄薄的小画册，是我大学生涯最后一次买书、留下的青春年华最后旧花痕；近三十年后，终得在其家乡一慰长久的喜爱。

维也纳的克里姆特遗迹不少，我选这个“画廊”来做正式朝圣，因为于是日行程顺路，且也很有意义：这是他晚年的工作室，在此创作至去世，后人根据照片复原作为纪念馆。在市郊非游客观光的旧街区横街窄巷中，终于寻到那片清雅的房子，周围鲜花环绕，入目即喜。屋内的布置颇清简，但不多的展板展品很有味道，包括其画作、画具等等，按画家生前原样精心陈设，可以感受仿佛其人仍在的氛围。（那本旧存的《克里姆特油画》，有他伫立在画室外繁茂花木间的黑白照，还附了他去世时画室的照片，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两幅其画作竖立的样子。）清丽的环境和清爽的设计，令人心情如午后阳光般清朗。

画廊中的小店，颇多关于克里姆特的专著，操德语的店员特别推荐一本新出的，我听不懂也看不懂，而且那本太厚了，会增重行囊，还是像昨天的《二十世纪的维也纳》那样，选了一册多图而较薄的德文版《克里姆特——文字和图片中的一生》。

此番觅踪追迹，还另有意外收获。一者，随后归队，听导游谈起，原来今年是克里姆特逝世一百周年。这么巧，我的寻访也恰可作为个人纪念致意了。

二者，来到画廊才知道，正逢此处举办一场独特的时装秀：在画室外花园中、大树下草坪上，浓浓绿荫里密密坐立满了盛装的当地人，气氛清宁地观赏各色模特在克里姆特工作室的后阳台楼梯走秀。这活动的别致之处是结合了画家的元素：每一组出场的模特都带着一块拼图，展示完时装后将拼图交给穿着传统服装的主持人，即场拼起，所有节目结束后便完成一幅克里姆特作品，估计可能会以其逝世百年而作筹款拍卖。这种小心思小心意也可喜，画与时装的结合，让前人旧迹与当下的鲜活接通，更添愉悦。

克里姆特本就很重视艺术与现代生活的结合，他领导的分离派有不少家居用品的设计（包括服装），他也为公共建筑创作过大批精妙的壁画，融汇金银镶嵌画的效果并汲取东方艺术成分，色彩瑰丽辉煌，极富装饰性。他的风景画、花木画则清新而蓬勃、繁茂而安宁（值得一提的是，克里姆特虽然一直住在维也纳，但经常到我前面说的萨尔茨堡附近避暑度假，这类画主要以此地为题材）。当然，他的更大成就是人物画，笔下的女子严谨精致又充满浪漫风味，且往往在绚丽的背景中神态迷离恍惚，散发着神秘的魅惑力，让人惊艳。

上面提到克里姆特与穆夏的相通，具体说，他们是奥匈帝国的同时代人，皆为新艺术运动领衔主将、唯美主义大家，都爱画鲜妍甜俗的女性，两人在现实中亦有交集。但克里姆特的世纪末气味更浓，炽烈的情欲与死亡的气息并存，富丽中有颓废与孤独，在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的大变局下，以其强烈的象征主义风格演绎爱与死的沉重思考，是一份深刻的诡丽，令人迷醉而又动容，就像一株流着毒液的奇花。

克里姆特画廊的院中房前，遍布的鲜花除了各色玫瑰等，还有一树耀眼的夹竹桃。说起来维也纳有好些花木让我触目养眼，如都是树上开满地上落满黄色小花的栾树与椴树，等等。但与之前几个地方最为不同的，是一入此城就留意到处处盛开着夹竹桃，在古典的建筑前、路边的咖啡座旁、或热闹或清平的街道上，挥发出初夏的热烈气息（包括游市外的瓦豪河谷，两岸的乡村小镇、农田果园里，也常见夹竹桃映衬着青山绿水老房子，另有一番明静）。至于克里姆特画廊的这棵，则是特别欣喜的细节：我早就关注过克里姆特画中的夹竹桃，前几年写《生生不息夹竹桃》（那是另一次欧游遇此花的余绪），谈到他的《两个女孩与夹竹桃》那份动人闲意；现在这里买的那本《克里姆特——文字和图片中的一生》，也收有他为爱人艾蜜丽·芙露吉画的肖像，站在房子前一棵夹竹桃下，植物与人都是深绿与郁红的色调，衬托出那女子略带迷惘却又坚执的眼神，仿佛就是夹竹桃的风致。

据记载，克里姆特不喜欢社交，创作之余最爱在画室外的庭院种花。当初这画廊应该就有夹竹桃吧，虽然我所见的不会是原来的，但也就甚感栽此花树的人，让知道来看它的人，可在这含有剧毒、却又妖媚迷人的花前与克里姆特神会。

我拍了蓝天丽阳下鲜红的夹竹桃花朵掩映着简雅画室的图景，回来之后，选作手机的另一帧屏保。——真是恰好，与上一节所记有穆夏画作的那幅，合为旅途探访两位画家的随身留痕。蔷薇娇柔依顺，夹竹桃恣肆狂放，合起来岂仅是这趟中欧之行的好花印象呢，如此两种格调并存，也是人生的相宜之境吧。

2018年6月中下旬，从父亲节到端午、从夏至到月底，“新生”与“农生”之间，五十华年的首篇文字。

古灯今照（国画）王仁华

笔会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二维码

一碗油豆腐粉丝汤

严锋

1971年的一天，我7岁。父亲带着我，走在上海金陵东路上。看到路边有一个卖油豆腐粉丝汤的个体摊贩，父亲眼睛一亮，就拉我坐下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

这是1971年，个体摊贩是非常罕见的，更惹眼的，是我父亲还穿着一身军装，上下散发着豪迈的军人气质。就这样，军人、小孩、金陵东路、油豆腐粉丝汤小摊……各种机缘巧合，构成了那个年代一道可遇不可求的惊世奇观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吃油豆腐粉丝汤，对一个在匮乏中成长的孩子来说，这碗油豆腐粉丝汤，鲜美爽口，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平时家里吃的饭菜的风味，超凡拔俗，沁人心肺。

就在我们吃的过程中，身边聚拢了一些围观的人。我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孩子，对别人的眼光很早就比较敏感，当时就觉得这些看客的眼光中有很多不同的东西：惊讶、好奇、有趣、困惑、鄙视……我有点坐立不安，希望快点吃完走人，但父亲丝毫不受影响，就在这些目光中悠然地吃着他的油豆腐粉丝汤。

这时，围观人群中一位40岁左右、长得细白精致、带着眼镜的中年人开口问了父亲一个问题：

“好吃吗？”

他的腔调混合着好奇与调戏，我今天也忘不了那一刻对这个精致中年人的厌恶。作为一个孩子的我，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成人世界的满满的恶意。当然，这也可能是一个过于敏感的孩子的错觉。无论如何，我觉得受到了羞辱。

然后父亲微笑着回答说：“很好吃。”

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在回答这个意义暧昧的问题时的语气和神情：温和，自然，真诚。那眼镜中年对这回答似乎有点满足，又似乎有点失落。

我的羞愧和不安仿佛突然消失了，我们坦然地继续吃着油豆腐粉丝汤，在一个金陵东路的小摊，在1971年。